



## 父亲与土地

秦钦儿

我一直不能理解,父亲对土地,究竟怀着怎样的一种感情?

七十多岁的人了,一辈子扑在泥里打滚,似乎还嫌不够。春耕、夏忙、秋收、冬播,一年到头没有闲暇,累到背脊弓一样抵向土地,还是舍不得工夫直起腰来喘口气。事实上,那腰想要挺直,自己也办不到了——岁月是副无情的磨盘,始终压着人的背脊,致使那腰那背一天天佝偻下去,身子骨像经年的旧木桶,散了箍,只剩下一堆烂板,而人自己竟全然不觉。

父亲正是没有意识到他老了——其实他早就老了。不知哪天起,他的背无端端隆起了一个驼子,年轻时的一口好牙,也该松的松了,该落的落了,最爱嗑的炒蚕豆抓在掌中总要挑挑拣拣,没有一颗肯迁就他的牙齿。他再也不一到下雨天就抱怨母亲没有炒蚕豆,他现在抱怨得最多的是,今晚的饭又做硬了,他不知道那不是水放多放少的问题,是他的肠胃也在一天天老去,就像锈蚀的食物料理机,缺少润滑,总想着怠工,甚至罢工。父亲因此胃口一天天下下去,三大碗减成两小碗,再减成一碗半,有时刚吃大半碗就放了筷子,直喊“撑着,撑着了”。

父亲吃的少,干的活从来都是那么多。对于我们退几亩地或者只种一季的建议,他始终抱着不理不睬的态度,他自顾自地扑在他的土地上,容不得别人作半点干预。儿女们一个个都从他身边离开了,劳动力外流了,他照样一个人承揽起一家人的田亩,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,荒一分都不行,撂一季都不可。他不服老!有什么法子呢?

其实不是父亲一个人这样,村里的程铁匠,会计汪四儿,退下来的村支书老蔡,他们都到了该颐养天年的年纪,儿女也都出息了,他们并不缺粮食和买粮食的钱,可他们仍扔不掉手里的锄头、肩上的冲担,虽然有些步履蹒跚,仍要梗着脖子走向田间地头……

对于他们的固执,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是他们老得顽固不化了。其实不是,是土地在急切而深情地召唤——寒冬刚一过去,一切生命都在蠢蠢欲动,在渐融渐消的冰雪底下酝酿它们的复兴大计,撞擦着土地迫不及待地要翻个身,那些荒了一个冬天的良田,则一直要等到农人将稻谷种子撒下去,才肯安分。初春二月,沐浴着如丝

细雨的湿润清凉,种子们从地下拱出脑袋,蕴藏在泥土里的秘密彰显于光天化日之下,以大片的嫩绿在风中招摇,土地这会尤其不加避讳,无论是幽谧的夜晚,还是安宁的清晨,它始终在温柔的月色、晨光里湿漉漉着,弥散着恬静甜蜜的迷人气息。经过漫长的守候之后,收割的时令一到,发情的土地就开始耐不住性子地在催了,大片大片金黄的谷子或者麦子,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,翻腾着一阵又一阵芳香的热浪,即将高潮般地想敛都敛不住,人又岂能奈何得了它?人只有顶着烈日,挥舞着镰刀,争先恐后地扑向土地,扑向那大片大片的金黄。见识过的人,都知道春耕秋收场面的壮丽辉煌。大地总以它特有的方式,振奋着人的心。

父亲的父亲,爷爷的爷爷,他们祖祖辈辈把自己箍在土地上,年复一年地劳作,这已成为习惯,植入骨子,无法更改。对于他们来说,荒着良田不种庄稼,是可耻的懒惰,是不可恕的罪过。因为懒惰误了“农时”,老天爷也是不答应的,那些不适时宜的阳光、雨水、气候,孕育不出饱满的果实。所以,庄稼人耽误不起,他们必须赶着农时过日子,踩着节气过日子,捡了棉花下麦子,收了麦子插秧,割完谷子栽油菜,一口气都不能歇,是的,一口气都不能歇。

在庄稼人眼里,土地其实就是货真价实的魔法师。多神奇呀,随便撒下去一粒种子,它就能抽出一棵苗来,结出一些瓜果来,你撂什么它长什么,长什么结什么,一点都不走样。有两句老话,“种豆得豆,种瓜得瓜”、“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”,说的正是土地的忠实。而这,也正是庄稼人的品质。土地是那样尽忠于庄稼人,所以庄稼人更愿意信赖土地。庄稼人饱含着对土地的热爱,土地也将它全部的情意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他们。

说到底,土地才是庄稼人的衣食父母,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,他们只有将一生的光阴与汗水挥洒在土地上,才能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、自在、妥帖与安全感。关牧村有一首歌这样唱道:“我深深地爱着你,这片多情的土地,我踏过的路径上,阵阵花香鸟语,我耕耘过的田野上,一层层金黄翠绿……我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,仿佛捧起理想和希冀……”这是否是父辈们的心声?

我认真地想了想,也许劳作之于父亲,不仅仅是一种身体需要——闲不住的筋骨要活动,更是一种心理需要吧?

## 父亲的那张渔网

江海

父亲的那张渔网,好些年没下水了。至少,从我十七岁参军入伍那年起,就没再见过父亲撒网的优美姿势,也没再见过他撒网时才会洋溢出的表情了。而我,当年形影不离地围着父亲捡鱼的“跟屁虫”,也到不惑之年了。

我老家的村庄,依山傍水。村子西面,是一个很大的淡水湖。那时湖里的鱼多,特别是春夏时节,一场大雨过后,眼见一群一群的鲤鱼、鲫鱼、草鱼到岸边来觅食,却因没有抓捕工具而束手无策、望鱼兴叹。

父亲是个农民,只上过几年小学,识字不多,没什么文化,但我想他肯定是听别人讲过“与其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”这句至理名言的。否则,他一个连家务活都基本不沾边的大老爷们,是不会亲自动手织网的。

为了不再“临渊羡鱼”,父亲凑了钱,从县城的供销社买来尼龙绳,从五金店买来锡条,用毛竹片制成了梭子。材料备齐后,在家里最粗的那根柱上,敲进一枚大铁钉,绑上尼龙绳,就织开了。一开始,我对父亲的手艺深表怀疑。但因为有了吃鱼的欲望,我支持父亲织网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,没有和母亲形成“统一战线”。没想到半个月后,一张大网真的织成了。父亲又用榔头将锡条敲平,分解制成了一个坠子,嵌在网兜的上方。这样,渔网制作就大功告成了。

从那以后,我们爷俩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渔翁。有时,凌晨三四点我们就打着手电出门了。父亲背着渔网走在前面,我扛着鱼篓跟在后面,在水库的湾子里不停地撒网。肩上的小背篓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可一想到又能改善伙食了,心里就乐开了花。

父亲撒网的水平,绝对一流。每次,他都会经过观察分析,先选好鱼群可能集中的地方。然后,把网从右到左仔细检查一遍,确定没有杂物后,把网的一部分搁在左臂上,右手则抓住网

的下摆,经过几次来回甩动有了惯性再猛地撒出去。渔网撒得又圆又大,平静的水面上溅起一片水花。父亲撒网动作一气呵成,惊得鱼儿一个个使劲往上窜。只可惜最后都入了网、进入袋,只能乖乖地向我的鱼篓报到。

但凡见过父亲撒网的人,都要捎带着夸几句,父亲常常为此自鸣得意。父亲很想把他的这手绝活传授给我,我呢也每次都信誓旦旦、跃跃欲试,可不知是天分不足还是力气不够,渔网只能撒在自己脚跟前,撒出的面积也不足父亲的三分之一,好几次还把自己绊倒在水里。因此,我也只有老老实实背鱼篓的份了。

父亲打的鱼多了,不仅解决了家里“油水”不足的问题,连隔壁邻居也沾了光。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,我和姐姐两个人上学的学费,家里的日常开销,还有过年缝制新衣服,也多亏这张渔网帮忙。

也许是从与水结缘之故吧,后来我穿上水兵服,成了一名海军战士,分配到了舟山群岛。部队驻扎的营区旁边,就是一个小渔村,空气中一年到头飘着浓浓的鱼腥味。天气好的时候,村口的水泥路上铺满了渔网,渔家大嫂戴着草帽,脸上包着纱巾,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补网、聊天。见网思亲,这也时不时地勾起了我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。

大概是2002年,因工作调动,我们举家搬到了东钱湖。住所就在湖畔,阳台对着宽阔的湖面。春夏秋冬,四季可见渔夫撑着小船在湖上撒网。有了这个由头,我磨破嘴皮子,总算动员不愿出远门的父亲过来住了一阵。这期间,陪父亲钓了几回鱼,遗憾的是未能让他再展身手。

这一晃,又过了十多年。去年国庆,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探望父母。那天下午天气晴朗,父亲在地里弄果树,我蹲在一旁陪他闲扯。聊着聊着,父亲来了兴致,让我赶紧回家取渔网。抽一根烟的工夫,我就把渔网递到了父亲手上。

时隔二十多年,在果园边上的水塘里,父亲又向我展示起了他的绝活。整理渔网、往左臂上搭网、摇摆身体甩网,动作还是一气呵成。可是,看着父亲一次次撒出去的网,我的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。父亲真的老了,撒出的网不再那么圆,那么有气势,距离也比以前要近多了。好几次,他都站不稳身子,如同当年学撒网的我一样。可父亲并不服输,一气撒了好几网。好在运气不错,大概撒到第七网的时候,打上来两条三斤多重的鲢鱼。

父亲今年七十整了,虽然不服输的劲头还在,可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。而在宁波工作的我,每年除了几个节假日,平时也难得回去。我经常在想,应该多找时间回去,跟父亲好好学学撒网了……

本版摄影 边适

总第 5643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## 创意育儿经

泉帆 著

17

关于家长。家长可适当分工,例如从烘烤蛋糕,到设计游戏、餐桌布置、道具准备、奖品购买等,最好列张单子,免得遗漏和混乱。(道具和奖品的设置,记得按照孩子人头备足,尤其不要忘记小寿星和家里的其他孩子。)

值得称赞的家长们。受邀请孩子们的家长都很认真,首先收到请柬后马上电话确认并询问生日聚会主题、礼物Tips,来不了的会致歉并说明原因。活动时严格遵守时间,按时把孩子送到,结束时按时把孩子接走。细心的妈妈们还都帮孩子自带室内鞋子。

几次聚会办下来,我发现给到场的孩子每人发一个拎袋很必要,因为基本每个游戏都会有小奖品,发个袋子,孩子们可以把现场“斩获”的糖果文具放在自己袋子里,免得结束时因为奖品而产生混乱和纠纷。

一般聚会两个小时,原则上除了蛋糕不准备其他食物,但如果比较靠近晚饭时间,建议给孩子们准备

比萨饼或面包圈儿,免得小朋友们饿着肚子回去。

准备有趣好玩的小游戏,根据小朋友的年龄设计游戏和选用道具,游戏时,要充分照顾到比较小的孩子,让每个孩子都享受聚会时光,应该遵循没人被冷落的大原则。

两个小时如果游戏安排合理,孩子们不仅玩得愉快,家长也容易管理。一般家长设计四五个小游戏,根据孩子们的情绪调整长短和难易度,太难太复杂的不提倡,生日聚会,主要还是玩得开心为主。

当孩子在玩具店哭天抢地耍性子时,当孩子在餐厅明目张胆地和父母对峙时,当孩子一直不肯和小朋友分享玩具时,当孩子晚上10点了还在客厅蹦跶时,不知你是否和我念头一致:得想办法快点纠正他!

有一天我突发奇想,叫来6岁半的童一,说咱们签一份合同吧。小朋友听到这么高深的词,很感兴趣地问:怎么签合同?什么叫合同?

妈妈用他能理解的语言简单解释:就是两个人一起约定一件事,做得好,达到目标,就能赢得奖品。如果说话不算话,耍赖、反悔,那么就要接受惩罚。

奖励合同:不哭10天可以赢奖品。

暑假里,13岁的申展哥哥出现在童一的日常生活里,这个6岁半的小男生从家里的老大,突然变成了一

块夹心饼干,而且感觉哥哥和妹妹还老联手欺负他这块“饼干”:哥哥不让他玩iPad,哥哥让妹妹玩游戏,哥哥老是帮妹妹……结果就是童一只能挂着泪水来找妈妈告状申冤。

申展哥哥夏令营回来,我们一起带着孩子们去意大利度假一周,考虑到三个孩子天天黏在一起,就和童一签了第一份为期10天的合同:如果可以用语言解决问题,就尽量不要使用眼泪,如果你能做到10天不哭,妈妈就可以给你买个乐高玩具。

童一听明白了合同规则,他很有信心地坚持过了第一天,这一天里有两次想哭了,妈妈及时提醒他的“不哭换玩具”合同,小男生就立马把眼泪又收回去了。第二天游泳时童一被泳池边的石头蹭了一下,有些渗血,小男生噙着眼泪问妈妈这个可以哭吗?当听到妈妈说可以哭时,他反而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现在我不想哭了。”

每天晚上,妈妈都会表扬他又坚持了一天,过了今天晚上,就有x天没有哭了……

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童一发现不哭也能解决问题,而且几天都不哭,自己也觉得很开心,还很有成就感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